


經部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

元　趙采　撰

☷坤下坤上

朱子曰⚋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厚也陰之性也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程子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以柔順為正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

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朱子曰牝馬順而健行者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貞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貞則吉也

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貞而不利於剛健之貞利是箇虛字　又曰牝馬之貞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

愚按伊川於元亨利絶句朱文公則把利字連牝

馬謂利於牝馬之貞今從之乾為馬坤變之為牝馬牝馬性柔順而健行坤性雖順而實健使其不健如何配得天蓋天運無一息而停坤之順動亦無一息而停以應乾之所施坤盡能發生承載非健安能至此只是健亦順而已君子有攸往往求用也坤臣道也臣之為道可行於相信之時不可求合於未知之日往而為先所嚮必迷後其君而為之應得其所主乃為利矣此伊尹三聘後往

所以得湯孔明三顧後往所以得玄德程朱二先生皆以主利言是不攻文言後得主而有常也西南陰方坤之三女位焉曰兌離巽皆陰類也東北陽方乾之三子位焉曰震坎艮皆陽類也以陰從陰雖得其朋類然兌以說之巽以入之離以麗之或有時而陷於邪而不自治也以陰從陽雖離喪其朋類然震動艮止坎剛中以濟之雖有失而必復正所以安於貞則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程子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甲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無疆也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　資乾以始時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便亨生是

生物即乾之所始者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程子曰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寛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類咸得亨遂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無疆為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夫有乾行

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朱子曰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無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但是健得順坤以簡能坤是省

事更無勞攙他只承受那乾底生將物出來便見得
是動陰則是一箇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
愚曰乾坤皆根於太極故坤亦曰元物資乾之元
以有氣資坤之元以有形乾坤相錯坤六爻一二
五乾也故坤依乾而行乾健也坤以順而承之乾
生物也坤以厚而載之乾無疆也坤則合乾之無
疆者也含者坤之静翕弘者坤之動闢也光大者
爻中備坎離坎月離日光大也牝馬以柔伏人而

行地無疆猶地以柔順承天而無疆也故曰牝馬地類君子體坤則必柔順而且利於固守其正何者坤中有乾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程子曰乾之用陽之為也坤之用陰之為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

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無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彖有三無疆蓋不同也德合無疆天之不已也應地無疆地之無窮也行地無疆馬之健行也

朱子曰既言終有慶則有慶不在今言終乃有慶也

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欲動

而不得動之意剛則動便動柔躁不能固守所以説

安貞吉

恩曰陽以竒為正陰以耦為正一三五於坤為不正陽為先陰為後一三五居先故曰先迷失坤之道也二順初四順三六順五坤以承乾為正二四六居後而順乾得坤道之常也女惑男為蠱男下女為咸可類推也坤三女位西南陰方也乾三男位東北陽方也入西南則以陰從陰與朋類而偕

行也入東北則以陰從陽雖喪朋而終有慶也二女同居成睽水火交雜成濟可類推也坤以順正為吉君子體坤之順亦以固守其正為安亦猶坤之順應於乾之健而無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程子曰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

初六

朱子曰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

履霜堅冰至

程子曰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則至於盛也

朱子曰霜陰氣所凝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盖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

可見於象中矣　履霜堅冰只是說那從微時便須着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程子曰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於堅冰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

朱子曰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

愚按初六一爻以姤卦言為五月以剥卦言為九

月但魏志作初六履霜似主剝卦言猶九月坤交於乾白露為霜故霜降為九月之候若以為五月則豈惟无霜冰露亦未凝先儒以為見微則履霜而知馴致堅冰亦見微也宇宙間相為代謝者隂陽而已世道中相為盛衰者君子小人而已然聖人愛君子而憂小人故於乾坤之初均致其戒乾則養之以勿用慮其輕試也坤則儆之以履霜憂其馴致也君子可直告小人則不然告其經用小

人非告小人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子曰二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無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

朱子曰柔順貞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無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無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問坤六二爻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學者須用習然後至於不習先生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説卦爻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自是他一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説到學者須習至於

不習任學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問者曰然不習無不利此成德之事也先生曰亦非也未說到成德之事只是卦爻中有此象而已人若占得便應此象都未說成德之事也　問坤六二傳曰由直方而大竊意大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後大耶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　又曰伊川之卦爻彖應看來不相應底多且如乾卦如

其說時二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六坤卦更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子曰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愚曰象易聖人恐後世見此爻純陰便謂坤隤然至靜而已故於此爻象辭曰六二之動於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說卦乾為直今六二動而為乾

所以言直以方也重坎為習二動成坎不習也坎為内光光大也程傳以二為坤之主中正在下盡地之道故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朱子曰六陰三陽内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

陽所以言含章若無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
半動半靜之卦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
愚曰坤純陰之卦也而文安從生曰初與三陽位
以陰居陽則必變變則成離所以言章也又三以
陰居陽位陰陽相錯而文生焉然坤德靜翕故曰
含章而曰含以其美歸之君人臣體坤柔之正也
或云者不為必然之辭也雖從王事猶不敢專地
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邵子曰陽知其始而亨其成

陰効其法而終其勞是已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子曰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

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或不知豈能含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程子曰居近五之位而無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無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無譽矣

朱子曰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

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葢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程子曰能慎如此則無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

程子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

也黄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辯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

朱子曰黄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缺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

以見占法矣　六五黄裳元吉這都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做他這柔順底道理每處隨他陰陽各自有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邊來

愚曰乾之中正在五二其變也坤之中正在二五其變也五君位而臣居之變莫大焉君子之不幸也然居位有道體中而已黄者中之色裳者下

之飾如是則歷變而不變不失其本初至善之吉元始也善也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程子曰黄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内積至美而居下故為元吉

愚曰象易聖人又得其心曰凡君子所以能體中居下以其中有文德之所致也昔者周公其人與若夫中無文德外掩神器其不篡竊者幾希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程子曰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

朱子曰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程子曰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

愚曰坤爻在外故曰野坤十月卦也乾位西北又當十月陰窮於陽窮陰薄陽所以戰也說卦云戰于乾是已然聖人於上六不曰陰戰而曰龍戰以陽為主也血者陰之類也戰稱龍傷稱血扶陽抑陰之義可見然玄黄相雜則陽亦不能不傷也

用六利永貞

朱子曰用六言凡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

變者其占如此蓋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愚曰用六是坤六爻變為乾却不做得乾只利永貞止得乾之利貞而已足見坤不可以敵乾陰不可以敵陽小人不可以敵君子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朱子曰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程子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静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

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愚曰坤爻三陰一變為震震動則剛矣不動不可以化故含萬物而化光者坤之動也惟動故光生其間若專一於靜則光無所從發矣繫辭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是坤之承乾雖欲不動勢不得止也故曰動言乎變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

程子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無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朱子曰古字順愼通用按此當作愼言當辨之於微也

愚曰天下之事皆起於積爲善有慶善積而慶有餘爲惡有禍惡積而禍有餘欲絶其禍於有餘之後當辨其理於未積之初臣弑君子弑父天下之酷禍也豈一朝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葢言順也順者如水之就下勢所必至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子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朱子曰此以學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內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　又曰直方大是坤六二

之三德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

人體之之事猶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而文言又以君

子體仁以下之事明之也

愚曰敬是義之體義是敬之用敬義夾立如車兩

輪德何有於偏孤哉此之謂直方大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程子曰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

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
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
愚曰凡坤之道皆當以弗敢成為正地得終天功
臣得終君事婦得終夫業特代上以終之耳不敢
有其功也若敢則喪其所以為三者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葢言謹也
程子曰四居上近君而無相得之義故為隔絶之象

天地交感則變化草木蕃盛君子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無令譽可得無咎言當謹自守也愚曰坤三成否故有此象易曰括囊蓋言謹密以避禍或曰四近君之位其言隱者何曰隱有三有心迹俱隱者是謂隱以遯世乾初是也有心隱而迹不隱者是謂隱以避禍坤四是也有迹隱而心不隱者之人也非要君則賣名百後世之山人處

士是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程子曰黄中文在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為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唯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美之至盛也

愚曰黄中通理者中有文德又貫通義理識盛衰倚伏者也正位居體者六變九正位也五雖正位

而能居人臣之體處變而不失正者也夫為上有為上之體為下有為下之體如手足頭目豈容倒置哉周公攝政未幾復辟恭敬如有所畏此居人臣之體者也美在其中釋黄中暢於四支釋居體凡有所事之謂事事成而可世守者之謂業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其見於事業者又四體之餘使君子中无是美安能暢於四肢又發為事業

之美哉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程子曰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無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雖陽不能無傷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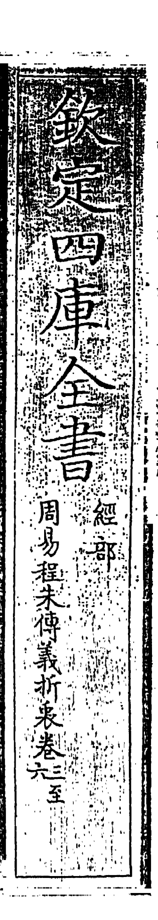
其血玄黄玄黄天地之色謂皆傷也

朱子曰疑謂鈞敵而無小大之差也坤雖無陽然陽未嘗無也血陰屬葢氣陽而血陰也玄黄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

愚曰坤至上爻則陰窮矣窮則必變變則為乾乾陽也故稱疑於陽疑其將變而為乾也變則必戰故說卦曰戰于乾聖人至此爻雖惡其純陰而無陽又幸其將變而為乾也故稱龍焉然其質尚是

陰故稱血血陰也聖人又幸陰之重有所傷矣然
玄黄相雜聖人又不能不慮陽之亦有所傷也大
抵陰與陽不同陰易進而難退須是攻擊甚治大
段用力方可除去而所以用力者亦不能不億國
之邪在家之邪柔心之邪僻莫不皆然君子可不
鑒戰野之傷戒履霜之漸深防痛治而遠絶之哉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二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汪兆昺

也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
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
朱子曰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
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
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
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屮穿地始出
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
名為屯

#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

元 趙采 撰

震下
坎上

程子曰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於險中亦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程子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

朱子曰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

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

朱子曰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動乎險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

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

程子曰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盈滿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

夫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
亦在夫貞固也
朱子曰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以二
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　又曰雷雨之動滿
盈這也是那鬱塞底意思
愚曰雷雨之動滿盈伊川云陰陽始交則艱屯未
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天地間朱文公
以滿盈只是那鬱塞底意思此説甚長蓋滿盈未

便是和洽雷雨已動欲作未作滿盈鬱塞在此儀

項和洽即成雨也到得成雨便是解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程子曰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也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

朱子曰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

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

愚曰草是草草草未詳細昧是昧爽之昧有明意尚

糊塗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程子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

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

濟於屯難經緯綸緝謂營為也

朱子曰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

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程子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

朱子曰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侯也

愚曰屯於彖經傳皆言利建侯者以上五爻互比以為侯也於初爻又言建侯者以初變得比之六位全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程子曰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也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程子曰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於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况陽之於陰自

為貴乎

愚曰易以貴賤言陰陽坤居二四坤衆為民為賤以一陽之貴居坤陰之下故為以貴下賤一陽為震之主坤衆來歸之故為大得民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程子曰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邅迴如助辭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

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爲班與馬異處也二當也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也時固難自濟又爲陽剛所逼故爲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於十年也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爲

賢明剛正之人而爲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
二以柔近剛而爲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
義如此
朱子曰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
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
難而邅迴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已爲婚媾耳
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
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愬曰按春秋傳有班馬之聲杜氏註曰班別也震為足乾變震為作足之馬故曰乘馬也二乘馬欲從正應而逼於初九勢近而求之故也難邅迴與馬別處言下馬不得進也然九屯之君子以貴下賤志於求輔匪二之寇乃求二婚媾也二乃曰九雖賢非已正應守女子之貞而不輕字焉字如許嫁笄而字之字言弗許也至於十年天道變矣况人事乎乃字以應五也旁應為變正應為常故曰

反常言歸於常道也司馬公曰人臣之道患不正也患不一也茍一於正通可遇也十年之屯其有不通者乎此爻變則爲兌兌爲少女故稱女子十年以互坤坤爲年其數十故云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程子曰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爲陽剛所逼是其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愚曰旁應為變正應為常言字以應五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程子曰六三以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道之无道之者則惟陷入於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朱子曰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愚曰六本陰柔无濟屯之才而居陽位懷妄動之心不能因人成事乃欲鳩民從欲譬諸即鹿而无虞人以導之但見其陷入於林莽之中耳易開其自反之路曰若君子也而見幾則不如舍之又禁其逐非之心曰若冒危而往則吝而窮矣二十八

將際會風雲因虞得鹿也隗囂公孫妄意狂圖即
鹿无虞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程子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也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為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

居公卿之位巳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知巳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位巳不能而遂巳至暗者也

愚曰初以施於六二者之禮而施之四則可矣彼求此往其意甚明故吉无不利自婚姻言之則男下女自居民言之則貴下賤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程子曰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

唐之僖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於亡矣

愚按鄉先輩云此爻居尊得正當坎體之中有膏澤也但時方屯難而无輔故其施未光伊川謂威權不在已如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恐於屯卦說不得葢屯是剛柔始交萬物初生而未亨通九五有膏澤只有些屯難鬱塞所以屯其膏可以小貞吉若便大正如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索性做去則凶所以象辭言施未光是令且未光必

有光顯時候

朱子曰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程子曰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

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戹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

愚曰此卦陰居陰者三爻所乘之馬皆班如不進然二四居卦內一近剛一應剛則馬雖班終能進也上居卦外又无應則馬一班无復進之理矣於屯難當濟之時而終不能濟困戹已甚是以泣血漣如象又曰何可長則終亦必亡而已矣可不謹

哉坎為血為憂故有泣血之象

☶☵ 坎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蒙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有亨義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程子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爲蒙之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爲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爲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

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朱子曰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

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
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
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
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
皆利於以正也
愚按伊川專以童養為六五蓋五是艮男故為童
二是坎男故為我匪我求童蒙彼方童穉蒙昧若
不待其來求而我去求之則彼无受教之意我有

往教之輕雖諄諄其言而藐藐其聽言者徒煩聽者愈厭終不足以發其蒙昧必待其來求則心虚意誠我不費辭而彼易領解上卦艮為手中四爻互震震為草以手持草筮也初筮是誠意專一而來扣可以告語再三則瀆慢便是養得深故不告此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之意然不告者亦不是自此以往更不告也待其能退而精思有所開悟復精專來扣則明者又告之也利貞是求

者告者皆當以正若彼雖求而求不以正此雖告而告不以正亦不利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程子曰山下有險内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得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以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茍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朱子曰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内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見險而能止為蹇却是

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
愚按程傳謂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此二句深
得蒙之義但其於卦象下云山下有險遇險而止
文公以為蒙不是見險而止乃是蹇象蓋蹇是險
在外止在內蒙是險在內止在外內裏先自不安
穩外面又去不得所以為蒙程傳到發明彖辭處
則又得之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程子曰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瀆煩也求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

朱子曰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　又曰他這說剛中處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所蒙安能包人之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

不中所以擊蒙

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子曰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為戒於

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

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

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

皆處蒙者也

朱子曰蒙以養正為聖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

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程子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朱子曰山下出泉泉却是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

住在這裏觀這箇意思自家却是當恁地做工夫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程子曰初以陰闇在下下民之蒙象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賢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甞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脫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

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而成也故以往則可吝

愚曰此本只是發明發蒙在初之義蓋初蒙淺而易發況陰居陽而天資良近於二而親明師居初爻而去性近二欲發之逸而功倍不過正身法以

儀刑之耳用此道便可脱去初之障礙故曰利用

刑人用說桎梏過此以往則吝矣象恐後世謂刑

為刑罰之刑故曰以正法猶曰示儀云耳詩曰刑

於寡妻莊子曰解其桎梏即此爻刑人桎梏之訓

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朱子曰九二以剛陽為内卦之主統治羣隂當發蒙

之任者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之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愚曰此爻是剛居柔而得中故有包蒙納婦子克家之象包蒙者是五以童穉未悟來求乎二二只得包含而啓發之納婦者是五以柔弱巽懦來應乎二二只得納受教其初來克家者以坎是乾子

二內也二所以克家者以二剛中接五柔之蒙而
包含接五柔之婦而納受克負荷家者也故曰子
克家剛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
行不順也
程子曰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
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群蒙所歸得時之
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

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説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愚曰蒙自離四變而來且下卦伏離離目為見坎以乾之一陽居中得正乾為金故曰金夫三以不中不正之女舍上九之正應見九二之金夫失身不自重而下從之為九二者亦安用取此不正之女哉故曰勿用勿用者以三所行不順二何所利

而取之哉九二剛中自无此事而聖人於九三必曰勿用取女是閑邪存誠戒謹恐懼不可自以剛中而遂忘警戒也不然陳相見許行而大說盡棄其學而學焉士之守身居世尚監兹哉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程子曰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獨遠於剛乃愚

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無由得明矣故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六五童蒙吉

程子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

朱子曰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也故其

象爲童蒙而其占如是則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程子曰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程子曰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爲寇爲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爲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爲

剛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朱子曰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急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愚曰九二剛中故包含納受而發蒙上九剛而亢

極故更不包納而務在擊蒙包納是循循善誘以變化其氣質蒙之始也可告語也擊蒙是懲治攻討以抉其蔽錮蒙之終也不可告語也天下之蒙感包蒙之雨露而開悟於初畏擊蒙之雷霆而懲創於後則人人有明而無蒙矣蒙六爻陽教人者也陰受教於人者也二上師也五應二而學初近二而學三應上而學雖天質有分量而各有成獨六四純陰就二則隔三就上則隔五終身不遇明

師悲夫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三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四

元　趙采　撰

☵☰ 乾下坎上

程子曰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

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程子曰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貞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朱子曰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

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愚曰後天乾坤後即繼以坎險者六卦險動為屯險止為蒙健險為需險健為訟行險而順為師有坎而无險為比嗚呼乾坤開闢之後何險難之多也毋乃聖人設此而逆為之圖與坎陷於前而伏

險乾健於下而務進以乾健涉坎險何憂不濟而卦以需名何也葢事有所就必有所需或需時或需援以濟其事也夫事一發不中累十百不能救故寧需以求其全一陽來復未嘗以進好還而亟為五陰之除二陽為臨未嘗以剛浸長而速為四陰之去日積月累而陽自盛分磨毫削而陰自消人見險難之平而不知其所以平見事變之息而莫窺其所以息此需所以有孚光亨貞吉而利涉大

川也凡卦文言孚皆因剛文而為辭葢二五剛實

居中主信又此卦變三六為中孚之象故曰有孚

利涉大川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程子曰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

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

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

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

朱子曰此以卦德釋卦名義

愚曰伊川謂剛健之人其動必躁然於坤卦又言陰體柔躁何所言不一如此以愚觀之陰屬義暗昧而嚴急所以說得躁乾體陽剛屬仁昭明而舒泰如何會躁剛健則任重道遠所以見險而能需

需則不躁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程子曰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者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朱子曰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

愚曰以九五言聖人之需也濟險在德行德在位

成位在用德而不位德不虛行位而非用位亦虛器凡聖人有孚而光亨至正而獲吉皆位乎天位居中得正所致也既有此位利在涉川往而後有功也書述成王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又曰予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此中正涉川之聖人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程子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需待之義陰陽之氣

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澤而未施於用也

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

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

俟命也

東莱吕氏曰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此

二句極有意味葢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

有用則无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

朱子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

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矣又曰坎體中多說酒食須有此象今不可攷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於郊不犯難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於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

也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愚曰三陽需險以遠近為易難郊去水最遠者也雖不迫君子君子不犯難故曰需於郊天下未有

變君子不自變故曰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雖小

有言以吉終也

程子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於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衍寛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寛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朱子曰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愚曰小有言以互兌兌為言少女為小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程子曰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

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

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青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已進而逼之故云自我寇自已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需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

朱子曰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愚曰不能冒險安能平險三之需於泥勢不容已

義不容辭險難不可以不涉矣坎外卦也寇在外
三進而逼之非彼之來自我致之此如宋藝祖言
江南本无罪自是我着他不得正是自我致寇之
意既致之何以救之易教之曰敬慎而已敬慎者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敬慎則我不敗則寇自
敗矣三陽皆濟難君子而需郊需沙需泥見其涉
險以漸而不輕進故彖言剛健不陷剛健者雖不
畏險而知慮險雖不輕進而終上進此其所以不

陷也又以三爻之變言之遊䰟變坤為郊變二蹇

山水間曰沙變三節水澤間曰泥故三爻有此象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程子曰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曰出自穴穴者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致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

險適足以致凶耳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
處故退出自安蓋陰柔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
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
朱子曰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陷險之所四交坎體入
於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
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愚曰六四負險為難者也四以陰柔居坎初怙險
以軋我我需而不輕進者待三陽之朋來令三

陽類至事勢可知四且狃於安而未去其勢必被傷然後已故需于血血者陰也為陽所傷也聖人憫其傷也使之出穴以避之故曰出自穴穴者陰之窟也出其窟以避陽所以象謂之順聽坎為血為耳耳主聽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程子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

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需于酒食而貞

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愚曰三陽濟難除險已破五以陽剛中實之德正

位乎天位尚何需乎酒食而已此成王渊水既涉

酌大斗期黄耇底意思九五以德居位况又三陽

已為泰此所以享出需之福而象言光亨貞吉也

易於坎體多說飲食故九五有此象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終吉象曰不速

之㕘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程子曰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㕘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

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爲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而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爲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爲不當位也然能敬順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

朱子曰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爲不速客三人之象

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險陷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愳曰坎之初終皆曰穴以象言也四坎初負險故易傷出穴以失其居上坎極變而伏竄故敬順入穴而无抗抗者傷而失所安順者全而得所處不速客謂下應九三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不速而来然无意相害但同客而已若至誠盡敬以待之不與之較自可保全終吉往者不追来者不拒乾

健涉險何必哉象曰雖不當位然入穴敬順所以亦未爲大失需六爻二陰爲險者也四陽需時而濟險者也時未至需而不輕爲者初與二也需時已至果於有爲者九三也居中得正所需已遂而不過爲者九五也爲險自禍者六四也不能爲大險亦不受大戮者上六也

䷅ 坎下乾上

程子曰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

飲食既有所需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强所以訟也

愚曰訟不専主於飲食飲食本是末事只為是斯人口腹所需而大欲存焉故爭辯常由此作以飲食日有訟則其他爭城爭地爭位爭祿財爭名而成訟者從可知矣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程子曰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

川也

朱子曰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来為剛来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

愚曰卦變初與四為中孚又二五剛實居中主信

故曰有孚遯卦九三下而爲訟故云窒下塞也以九三下墜塞而爲坎也坎爲加憂故云惕中二五也終上也利見大人九五也不利涉大川川坎也涉之者乾也乾在下涉而欲出故利乾在上退而入故不利此需訟之反也厥初生民必假物以爲用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此訟所以繼需也易料其必訟故欲挽之於无訟故明指其吉凶利害使人自決若曰汝

欲訟歟取吉之道四有孚而不妄訟窒慾而不與訟惕懼而不好訟得中而不過訟是也其終極不反必歸於凶取利之道一有孚實而見大人斷聽曲直是也若恃其孚實冒險健訟則不利矣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程子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内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名義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程子曰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為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

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

愚曰剛来而得中伊川云剛自外来殊不知剛来與剛自外来不同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内是訟卦變為无妄此言剛来而得中是遯卦變為訟遯之九三来為訟之二遯之二為訟之三文公甞言伊川不更變卦所以到這處便說不通如柔進而上

行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須用作圖子看方活

終凶訟不可成也

程子曰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極其事也

愚曰此罪上九也夬訟涼德也訟而獲服已不足敬訟而不勝且入刑辟勝則凶於天不勝凶於人可畏哉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程子曰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

愚曰幸九五也夫興訟在我聽訟在人遇得中正則理直者伸矣

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程子曰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

則陷其身矣乃入於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愚曰以下坎設戒也夫見可而進訟之中策冒而

為之鮮不及禍曰入於淵者自取之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子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

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

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

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朱子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絶矣
愚曰天一生水方天與水爲一則氣之未判者也
而訟之象何以見一氣判矣天運而西水流而東
天水違行事有逆順情有好惡於是而後有訟君
子知凡訟之所由起存乎始之不順也故事必謀
之於始謀始者非擬議以興訟隄防以絶訟也是
故君子居則擇鄰與則擇交口則擇言身則擇行
皆謀始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程子曰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

朱子曰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兩爭而强者勝勢也兩爭而弱者勝道也蓋强者知勝人弱者知自勝勝人者未必能勝人自勝者真能勝人矣初六其自勝者乎四以强凌初初雖不能忍其忿忿之心以興訟而能急起其自反之心以不永所事雖不能遏其不平之鳴以有言而能因其柔弱之資但小小言辯而不大有言所以始雖訟而終獲无訟之吉象曰其辯明蓋理

直辭順況遇九五明哲而聽其訟乎伊川云上有應援而能不永所事應援指九四以愚觀之訟卦只九五一爻為聽訟之主九四方且不克訟而復即命豈能聽初六之訟乎小有言亦不必言災之小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程子曰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

二自外来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也三百户邑之至小者若處强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朱子曰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

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户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

愚曰二之所以不克訟者二下也五上也下豈可以訟上哉二若恃其有邑人三百而與上訟則罣誤而罹於眚者多矣天下事財均則論勢勢均則論理觀訟卦只當坎上去從乾不當是乾下來就坎乾天下无對者也坎乾之子也雖有道理如何

敵得乾如臣雖有道理如何敵得君子雖有道理如何敢抗父類而長之則下不可以凌上卑不可以踰尊賤不可以敵貴首足冠屨體統在焉故也天下无不是底天无不是底君无不是底父母況九五中正居尊而元吉者乎二若訟則必掇禍患歸而逋則邑人之罣誤者可免矣故曰其邑人三百戶无眚然二所以知歸逋者以其亦是箇剛中之人雖有道理而訟只為乾剛在上義不可敵使

退而逋竄蓋名分所在道理又大也邑人三百户无眚以二變坤坤為户二在大夫位為邑坎為眚坎化為无眚三百户朱漢上曰古者諸侯建國大夫受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祿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然則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也食二百八十有八人三百户舉全數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朱子曰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愚曰上有德於三矣三之所享不敢忘也是以處紛爭交訟之間而獨无訟焉食舊德而不忘正也處爭訟之間亦厲矣然始於厲而終於吉者非以

三不忘上之舊德而正當耶或未必之辭王九五也事訟事也若曰三若忘大德而求小怨從九五以事乎訟則必无成若從上而不忘舊德則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朱子曰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愚曰四以剛凌初為初所訟初既不永所事四或從而乘之非初之病乃四之過令四不克訟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其正所以為吉而象以為不失也伊川文公皆以命為正理蓋正理便是天命如賜不受命居易俟命俱就說理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程子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

矣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愚曰九五訟元吉文公云此爻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而无象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說得好但恐學者无捉摸夫以九五剛健中正為天下立心立極立道之主在河圖洛書為居中之五在洪範為皇極以大君言之位居天下之中正道有天下之中正德全天下之中正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所以為聽訟之主而元吉者也凡天下之不中

者於是而取中凡天下之不正者於是而取正凡天下之不叶於極者於此而會極忿者消慾者窒奪者止爭者息欺者信偽者實陂者平高者下抑者揚物理民情莫不由是取正而各得其所正焉此爭訟之所以元吉也訟元吉辭約而旨遠學者所當沈潛而深玩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彊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

朱子曰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

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愚曰訟之六爻二四不能訟者也上以訟勝而受賜者也然易於不克者曰无眚曰獲吉於受賜者曰三褫之曰不足敬何也嗚呼此聖人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夸其怨不勝者自恥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其終矣是故訟勝人以為吉易以為凶訟不勝人以為凶易以為

吉蓋莫恥於訟莫安於不訟也上言鞶帶以卦乾衣坤裳坤中一畫有帶之象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四